



□薛原

书里书外

永远的《苦菜花》

我手边的《苦菜花》主要有这样几种版本：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和国60年文学经典”中的精装版（201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三花”系列之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收入该社40年优秀长篇小说选。人文社的精装本是统一格式，红底硬“布”封面，烫黑书名，庄重沉稳，符合珍藏版的特点。春风文艺社的封面是新绘的，画面上是年轻的母亲和依偎在怀里的女孩（“三花”系列的封面风格统一）；解放军社的封面是最典型的“苦菜花”，封面设计出自陆震伟，在这些各种版本的《苦菜花》中，也是我最喜欢的封面。另外，还有两册一套的连环画《苦菜花》，人美社2005年版（此套连环画出自高燕之手，初版是1960年天津人美社，当初是60开，现在新版是48开）。在这几种版本的《苦菜花》之外，我还有一种《苦菜花》版本，这就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六卷本《冯德英文集》。在这套六卷本文集中，“三花”占了三卷。毋庸置疑，冯德英的作品中，“三花”是主体，而《苦菜花》又是“三花”中的典型。

冯德英属于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创作出红色经典作品的一代作家，《苦菜花》与《红岩》《红旗谱》《红日》及《青春之歌》等作品一样，在今天都已经列入了红色经典作品之列。1935年12月出生于胶东半岛的一个贫农家庭，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9岁当儿童团长，不满14岁参军，新中国成立后，从报务员到电台台长，身为一名空军的年轻军官，1958年1月，不满23岁的冯德英出版了长篇小说《苦菜花》，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更是他的代表作。尽管后来他又创作了《迎春花》和上下两卷80多万字的《山菊花》，但其影响，都不能和最初的《苦菜花》相比。

关于《苦菜花》和后来的《迎春花》《山菊花》，冯德英写过一篇详实的回忆《写在新版“三花”前面》，在这篇回忆里，他写了自己当年从19岁开始写《苦菜花》到此书出版的过程，和之后自己的命运。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三花”的出版过程和作家自身的遭遇反映出了时代加之于个人的影响。冯德英说：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实际生活中的真诚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冯德英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他欣慰的是，他创作时的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

冯德英曾给人文社出版的

《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写过一篇序言：《艾特玛托夫的魅力》。借助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和生活，冯德英更多谈的是他自己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引起冯德英共鸣或说引为“知己”的原因，是其小说创作主要来自家乡，全是描绘“革命”洗礼之后的家乡的人和事。同时，艾特玛托夫小说里对情感和真诚的追求也让冯德英产生了共鸣。可以说，从小说创作终其一生都是以自己家乡为写作背景和素材的艾特玛托夫身上，冯德英似乎找到了自己文学写作的参照坐标。

“文学的使命是歌颂美，创造美。”这样的信念也是属于冯德英自己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旦连心灵上那片美好的圣地都抹去，那我们又以什么为支柱去支撑起生活的意义呢？”冯德英是真实的，始终信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理想追求。也是固执的，这种固执里其实有一种可贵的坚守，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与时俱进”，也不怕被讥笑为传统和保守。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一个作家能坚持自己的态度，不惧怕做一个不识时务的“落伍者”，这是需要内心世界的坚守的。

在《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里收录了一篇他的答问，这就是《我喜欢读的几部书》，其所列的书目是：《鲁迅全集》《高尔基全集》《茅盾文集》《人间喜剧》《复活》《艾特玛托夫小说选》和《毛泽东选集》。面对这个书目，一个真实的冯德英凸显出来，他不隐瞒自己，也不修饰自己，更不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掩饰和装扮自己，他坚持的是真实的自己。

对于冯德英同时代的作家来说，许多人到了晚年编自己的文集时，都删掉了许多当年与时代结合过于紧密的作品。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时间运动不断，今是昨非，昨是今非，等等，许多作家和诗人是不愿意把各个时期的作品都一一收录在今天的选集中的。更有些作品，即便作家想立此存照，作为历史的证据，但出版社也从今天的读者角度排除了一些当年的作品。从这一点来说，冯德英是幸福的，他在年过七旬后还能把自己的作品几乎都收录在这六卷文集中，而且可以说，自己的写作是真诚和真挚的。

《苦菜花》在1958年1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是该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部小说已经归入新中国红色经典之列。一位作家有一部小说能够流传半个多世纪，随着岁月河流的淘洗，还能不断再版，为两代甚至三代读者所阅读，对一位作家来说是幸福的。

城市地理

□郭瑞三

岁序更新之时，淘书客们爱算算书账，我是按洒扫庭除的老习俗整理书架藏书的。今年我照例一边整书一边翻阅，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不少记述济南旧书肆的文字。翻阅一过，济南解放以前的古旧书市场景象历历如在眼前。

我国古代书籍的流传，早期是靠手工辗转抄录，后来有人抄书出售，书籍成为商品，才出现了以售书为业的书肆或曰书坊、书铺。济南书肆有记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俗随时变，书业日隆，至日寇全面侵华前的1937年，济南有名可考的书肆达到62家，其中有40家集中在院西大街、大小布政司街、芙蓉街、曲水亭街、后宰门街一带。该地段属古明府城，也就是现在环城公园围绕的区域，这里有古街老巷、府学文庙，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写《老残游记》的江苏人刘鹗说济南“比那江南风景更为有趣”，所指即此处。坐落其间的旧书肆，随街就巷，杂厕于古玩、靴帽、南纸等店铺中，虽不显赫，但二三间的门市房，檐下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小匾额，及店门前摆着的几本书，让爱书人一眼就能认得出。这些书肆，大都是个体经营，主要贩卖些木板线装书和铅、石印旧书，有的也搞有偿借阅，兼营碑帖字画、笔墨文具等；雕版印刷术兴起后，人手、资金充裕的书肆，既卖书又刻书，亦产亦销，盈利较一般书商要多些。

济南著名藏书家张景栻（1913—2006），家住历下区棋盘街，自幼嗜书，几十年来他流连济南旧书肆，对坊间书人书事十分熟悉，晚年“读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辄为之神往”，于是撰写了《济南书肆记》（见《藏书家》第2辑）。该文对济南27家旧书肆逐个介绍，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地方文献资料。如记述大观阁书肆挂匾额的事：“主人王殿检，绰号王疯子，济南人。肆设于省府前街路西，匾额为王献唐所书。抗战军兴，献唐先生载书入川，济南沦陷，撤换为伪山东省长唐仰杜书。抗战胜利，唐仰杜锒铛入狱，又改为山东省国民党委员庞镜塘书。济南战役结束，庞镜塘被俘虏，关店大吉。三易其匾，人皆笑之。”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是“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自1861年至1937年遭遇过三次浩劫，珍本秘籍大量散失，当时京津、保定、济南等地的书商四处奔走，穷搜冥索，待价而沽。《济南书肆记》记述：“敬古斋主人王仁敬，历城人，绰号王大个子。专营碑帖，肆设省府前街路东，门市房三间。战前时代，聊城杨氏海源阁驻兵，藏书被掠，一军人挟书一柳条箱至肆求售，内皆杨氏所藏善本书，王氏以贱值收得，陆续售出，获利无算。”此事应该是发生在1929年夏、1930年春的第二次浩劫，土匪王金发、王冠军先后攻占聊城，劫掠了海源阁大量古籍，部分流散于济南。“王献唐先生于战乱（中原大战）中在敬古斋购得海源阁旧藏黄茅圃手校《穆天子传》、顾千里手校《说文解字系传》，镌刻印章曰‘顾黄书窠’。”敬古斋书肆收售的就是这期间散出的海源阁藏书，那时王献唐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所幸货卖识家，防止了一次珍籍的流失。

旧书肆业主以盈利为目的，但也绝不只是金钱交易的关系。济南著名学者徐北文（1924—2005）出生在教育世家，也是藏书世家，外祖父王价藩、舅父王亨豫皆为藏书大家，有传记收录《山东藏书家史略》。徐先生年少时常跟随长辈逛书肆，后来在大明湖南岸的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开始淘书，他在《济南书肆怀旧》一文中称赞：“这些书店以贩卖旧书并以线装木版书为主，价钱便宜，招待和气，任凭顾客翻阅拣选，从不怠慢。如果顾客需要某种书，一时找不到，可告诉店主，由他代为搜求。”抗战时期，省立图书馆护书南迁，面临运输困难，济南聚文斋店主彭辑五“性恭谨，无市侩气”，慨然出车出人，将三批珍籍文物安全运抵曲阜奉祀官府。正是凭着山左名邦、荟萃尤多的地利、人和优势，济南古旧书市场一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重要书籍集散地。

1930年冬，北京琉璃厂知名书商孙殿起南下天津、济南、南京、扬州、上海、杭州等地访书，历时一个半月，在济南就待了十三天，时间最长。他逛遍了济南几乎所有的书肆，得书199种700余卷，大部分是罕见的清代考据书。尤其是孙先生在南城根友竹山房淘到《永乐大典》二卷一册，因该书是残卷，他还在版本认定上下了番辨伪功夫，《庚午南游记》（孙殿起遗著、雷梦水整理）记录了此事：“书中遇真字皆缺末笔，此是避雍正皇帝之讳，方知其为雍正间缮本。予初得此书，并不知其名，而贾人曰残本顺天府志，至回寓细检，见其前卷末页最后之一行题曰永乐大典卷之四千六百五十，始悉过录永乐大典毫无疑问。”《永乐大典》于1408年编成，共计22937卷，装成书11095册，没有刻印，明亡至清光绪年间，该书多次遭盗掠，缺失惨重。清朝辑佚、补史之风盛行，孙先生从抄字“避雍正皇帝之讳”发现了《永乐大典》卷册的重抄本，令人钦佩，由此也可见当年济南旧书肆货源之丰富。

日伪统治及内战时期，书业遭到严重摧残，济南部分书肆停业转行，尚存的也货源无着，生意萧条。陈雷刊于《大风》1941年第5期上的《济南的破书摊》一文，这样写道：“他们大部分是专营古董的，买卖名人字画和新旧书籍。书，在他们是古董之一，他们用极廉的价钱收买进来，卖出时却成了无价宝。所以我们拿书籍当作日常精神食粮的人，是没法问津的。他们以大套的线装书为主，内容多与现代社会不大发生关联，只讲版本与墨色，是完全供给阔人们陈列客厅的用品，偶尔也有几本洋装书或精装书，但很多是‘初中化学’一类的旧教科书……在商埠的有新市场，那里边散布了几家书摊，但都没有什么新书可看，多半是以前一折八扣的章回小说和新出版的《十二金钗》一类的武侠神怪书。他们的对象大概以工人小店员为多。散布在大观园北门里的有几家书摊，书籍和新市场几家的一样，他们兼卖文具和明星歌片。”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据资料统计，全市贩卖旧书或租赁图书的个体书摊和小书铺共计72户，有名可考的书肆不足10家。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

济南旧时书肆